詩毛氏學

詩毛氏學十七

小雅二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孔曰當成王周公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江漢之閒魚所產也陳曰漢廣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則南者周之南國罩罩篧也王肅曰烝衆也○孔曰釋器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重言罩罩者非一也○胡曰經言罩罩汕汕自是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故釋罩爲篧釋

汕爲樔經言其用傳言其體義相承也傳於單文者每以疊字釋之如洸洸武也潰潰怒也之類此則重文者又以單字釋其實義訓詁之精如此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汕汕樔側交反也釋器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〇鄭曰樔者今之撩罟也〇胡曰古者樔巢同義陸氏埤雅云魚逸則罩之使入欲伏則汕之可出淮南子云罩者入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卽罾矣衎樂也釋詁文

南有樛居虯反木甘瓠音護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和按前二章實賦有魚有酒用以燕賓與魚麗同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後二章一以樛木與君子之屈己下賢一以鵻興賢者之翩然肯來傳例舉上以該下故於二三章言興以見四章亦爲興而又

別前二章之爲賦也車鄰次章言與與此同例毓說失之纍蔓也鄭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綏安也

翩翩者鵻之誰反烝然來音釐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古音肄思

鵻壹宿之鳥鄭曰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陳曰四牡傳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謹愨者愨謹專壹鵻之性也上章下曲之木喻君子與賢之誠此章壹宿之鳥喻賢者之一心乎君子所以然者本由君子至誠也又讀爲右彤弓傳右勸也思猶之也皆語己之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范處義曰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陳曰襄二十年傳季武子如宋歸

復命公享之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此謂得賢之樂與序義同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鄭曰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五章興義皆同 臺夫須也釋草文陸疏莎草也可爲簑○爾雅翼云臺者莎草可爲衣以禦雨 萊草也陳曰草名萊也釋草釐蔓華說文釐作萊繫傳以爲釐與萊同陸疏萊藜也 基本也襄二十四年傳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又昭十三年傳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自日中以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陳曰旨與只皆語詞樂謂德樂指君子言與序樂得賢樂字不同義君子斥賢者也○䄍按樂旨君子猶言豈弟君子泂酌傳豈以強

教之弟以說安之
所謂有德則樂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鄭曰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范家相曰無期無疆謂歷數賴以緜長即邦家賴以永固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滿以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何楷曰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即枸檵也○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鄭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昶按詩凡五章此章居中乃全詩之主首章言其實也民爲邦本君子民之父母故足爲邦家之基次章言其聲也君子德音不已故足爲邦家之光四章德音是茂乘聲而言非惟不已且益茂美也五章保艾爾後承實而言非惟當時且

保我子孫黎民也

南山有栲去九反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杻檍竝釋木文眉壽秀眉也七月傳豪眉也○朱曰遐何通

南山有枸俱苟反北山有楰容口反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枸枳枸陸疏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其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陳漢章曰說文積檄下一曰木名則枳枸即積檄楰鼠梓釋木文郭注楸屬黃黃髮也釋詁黃髮耇老壽也○陳曰烈祖亦云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經於眉不言秀黃不言髮此行文之例耇老也說文耇老人面凍黎若垢○孫炎曰面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艾養釋詁文保

安也山有樞同○秱按首二章由實及聲皆先陳其德而後致其頌禱末二章由聲返實皆先頌禱而益勉其德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釋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孔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秱按毛傳與序義無不合者不應傳詩而不傳序以此驗之則三百篇首序爲國史所題後序皆

毛公所著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嚴曰蓼蕭之詩亦諸侯答彤弓湛露之歌故不言燕諸侯而言澤及四海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敘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古音滑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蓼莪傳蓼蓼長大貌蕭蒿也下泉同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輸寫其心也鄭曰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輸其情意無留恨也○陳曰傳云輸寫此以雙字釋單字輸亦寫也○嚴曰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曰宜其有譽處也○邢按魯語注處名也譽處卽譽名也澤及

四海其譽名遠矣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露蕃貌野有蔓草傳盛貌　龍寵也鄭曰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陳曰龍古爽差也中論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寵字之壽也○呂曰德施之普使遠近大小親疏各稱其分莫不滿足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霑濡也廣雅泥泥露也豈樂弟易也鄭曰孔甚燕安也　爲兄亦宜爲弟亦宜大學詩曰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折中云兄弟諸侯之在晏

者也天子豈弟之德洽於諸侯諸侯化之亦互相親睦是諸侯之兄弟相宜皆天子有以宜之也諸侯沐天子之令德故祝其億萬斯年常如此豈弟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濃濃厚貌說文濃露多也鞗革轡首垂也通行本鞗下有轡也二字首下無垂字今據正義訂○釋器轡首謂之革○陳曰傳以轡首釋革以垂釋鞗鞗當作鋚革古文勒說文鋚轡首銅也勒馬頭絡銜也是轡之絡馬首者謂之勒轡首之垂飾以金爲之謂之鋚沖沖垂飾貌馬曰此云垂飾貌則上云轡首垂者垂即飾也在軾曰和大戴禮升車則聞和鸞之聲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鄭注經解云和鸞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在鑣曰鸞桓二年傳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鸞在鑣和在衡○說苑鸞設於鑣和設於衡○陳曰說文鑣馬

銜也馬銜之出於兩旁者爲鑣繫鈴於鑣爲鸞○孔曰說天子之車飾也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新書詩曰鸞和噰噰萬福攸同言動有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李樗曰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指一章寵光指二章令德指三章同福指四章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鄭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陳曰湛从甚聲茂盛與甚義相近陽日也陳曰說文暘日出也陽暘通晞乾也蒹葭同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文四年傳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不答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和按露喻天子恩澤陽喻天子威令露雖湛湛不憂其過盛以見陽則乾也飲雖至夜不憂其耽溺以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故莫不令德莫不令儀也匪陽不晞言無有見陽而不晞者甯武子之云當陽正本經義而毛公又據左氏爲傳後來說者胥失其旨

厭厭安也

釋訓作懕懕○陳曰說文引詩亦作懕懕韓詩作愔愔燕禮云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此即傳訓安之義也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此又謂不醉無歸也

夜飲私燕也

孔曰是燕備言燕私傳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召留而盡其私恩故言私燕也

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書大傳同○鄭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羣臣也○歐陽曰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此丑反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去九反

豐茂也釋詁茂豐也夜飲必於宗室鄭曰考成也○劉瑾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何楷曰諸侯朝正於王王行饗禮畢而燕之於寢○○陳曰燕諸侯兼同異姓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詩特舉同姓之親親以該異姓湛露廢則萬國離可見此詩本不專謂燕同姓諸侯○祁按宗爲宗廟宗室之通稱周禮用牲于社宗注宗謂宗廟也此經之宗謂宗室也王者之室天下所宗也士昏禮注宗室大宗之家後漢書注室謂路寢是也儀禮受賓聘享于大宗大廟食于禰廟惟燕行于寢在宗載考者言在宗廟既行饗禮矣而更成此夜飲之燕禮斯異數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何楷曰杞棘並言則杞爲枸杞非大木○朱曰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鄭曰令善也言飲酒不至於醉

其桐其椅於戈反 其實離離音羅豈弟君子莫不令儀音俄

離離垂也韓詩長貌○程子曰離離猶纍纍○祁按首章露潤日晞並言燕主慈惠故二章草

三章木專承露而不及日四章其實離離則雨暘時

若長育之功成矣儀者德之表也至於莫不令儀則

君子之德亦成矣故以爲興○曾鞏曰前兩章言厭

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

以淫矣○黃櫄曰上之繩下愈寬而下之所以自

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爲盛時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呂曰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弒不容待報者其

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

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

設一朝饗音香之

彤弓朱弓也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說文以丹飾弓曰彤弓以講德習射䄇按此釋賜矢弓之義弨弛貌孔曰說文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言我也孔曰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承也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錢澄之曰襄八年傳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即此所云藏之也○䄇按受言藏之謂諸侯受我之弓以爲寶藏也先言受者之榮而後言己之願賜此於文法爲逆文貺賜也釋詁作況○呂曰中心貺之言其誠也○鄭曰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孔曰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言一朝者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陳曰天子饗諸侯有金奏此鐘鼓即金奏之樂樂之始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子置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

設一朝右[音以]之

載以歸也[鄭曰出載之車也]喜樂也[釋詁文]右勸也[孔曰勸者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成二年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陳曰周禮注右讀爲侑楚茨傳侑勸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居由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許究反]之鍾

鼓既設一朝醻之

櫜韜也[陳曰齊語垂櫜而入注櫜囊也韜與囊義近]好說也[孟子注言臣說君謂之好君]醻報也[釋詁文○王肅曰醻報功也○文四年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杜注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孔叢子記義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昶按毛本左氏訓醻爲報卽序所云錫有功也以饗禮報功言饗禮則宥幣酬幣胥舉之矣不必訓醻爲醻幣]

彤弓三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菁菁者莪五何反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俟其成就而賴其用故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音俄

興也菁菁盛貌韓詩作蓁蓁訓同 莪蘿釋草文 蒿也說文莪蘿莪蒿屬 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釋地文 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文三年傳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中論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

立保氏掌教六藝曰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教六儀曰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呂曰長育人材之道多術矣而莫先有禮儀禮儀者外內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嚴曰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中沚沚中也朱蘇傳沚渚也喜樂也粲按君子樂易近人則人皆喜親之傳訓喜爲樂者明此即序所云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中陵陵中也天保傳大阜曰陵〇鄭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〇陳曰淮南子云散宜生得大貝百朋獻之紂高注亦云五貝爲一朋也一朋五貝百朋五百貝說文貝海介蟲也〇袓按君子有儀可則故見之者自悅服而納於軌物之中錫我百朋言虛往寶歸所獲多也百朋亦承禮儀爲說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楊木爲舟陳曰汎汎流貌楊木爲舟謂之楊舟猶柏木爲柏舟松木爲松舟 載沈亦浮浮誤沈據正義訂 載浮亦浮鄭曰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〇韓愈曰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〇陳曰沈浮猶重輕重者舟亦浮輕者舟亦浮以言物不論輕重舟無不載喻才不論大小朝無不用也〇袓按此章言用士之法上能隨材任使則人皆勉於德而不事躁求矣休言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六句呂大臨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

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至於彤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材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之以此篇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鄭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孔曰此二十二篇者小雅之正經○胡曰此序甚古自在毛公之前即以六笙詩言之必皆及見詩辭者所爲不能憑空臆撰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古逼反

棲棲簡閱貌春秋桓八年秋八月壬午大閱何休注公羊傳云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鄭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飭正也陳曰飭讀爲敕說文敕誡也正與誡義相近

日月爲常周禮司常文○陳曰大司馬云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簡閱載常傳正本大司馬爲

訓巾車建大常十有二斿注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服戎服也鄭曰韋弁服也○孔曰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䄍按第二章承服言第四章承常言二字平列熾盛也釋言文○鄭曰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于曰匡正也○䄍按鄭訓于爲曰本爾雅乃吉甫述王之辭毛不謂王親征義當與鄭同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物毛物也孔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則法也釋詁文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孔曰所簡車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我軍士戎服既成于是師行日三十里耳師行三十里漢書律歷

志賈捐之諸傳白虎通義並同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陳曰謂吉甫佐宣王也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在國也僖二十三年傳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杜注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晉語秦伯賦六月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韋注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內外傳與毛意同王肅謂毛氏爲王自親征誤矣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修長方言同廣大也廣雅同顒大貌說文大頭也○陳曰猶云有顒其大奏爲也朱曰奏薦也○祁按毛傳爲字疑薦之譌與鷗鷄同膚大胡曰公孫碩膚殷士膚敏傳並云膚美也大與美義同公羊傳美大之之詞也公功也陳曰公與功同嚴威也各本威下衍一威嚴字陳依陸孔本訂正翼敬也釋詁文○鄭曰服事也○馬曰共武之服卽敬武之事嚴翼皆

恭也左氏傳所謂不共是懼也

玁狁匪茹音如整居焦穫音護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鄭曰茹度也○朱曰言不自度量深入爲寇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水經注清水東注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邸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矣○史記匈奴傳犬戎殺幽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陳曰今西安府三原涇陽二縣之間有焦穫澤○鄭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曰出車傳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連文則鎬亦北方地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下章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中有洛縣此皆與京師同名也○陳曰今平涼府西南有漢涇陽故城箋云來侵在涇水之北是也當時玁狁之患近在焦穫居心腹之內遠在鎬方居肘腋之間涇東涇北皆

是北狄踩躪之處而實未嘗踰涇也鳥章錯革音急鳥爲章也釋天錯革鳥曰旟孫注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旐周官所謂鳥隼爲旟者矣○呂曰所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白旆繼旐者也釋天繼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注帛全幅長八尺帛續旐末爲燕尾○孔曰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也央央鮮明貌出車同元大也采芑同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以下御覽引古司馬兵法同○鄭曰鉤鞶行曲直有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鄭曰寅進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韓詩云元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鄭曰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昭十三年傳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一反既佶且閑薄

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輊摯陳曰考工記輈人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輕與摯聲義相近故傳以摯詁輊也○鄭曰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玉篇前頓曰摯後頓曰軒

佶正也說文引詩同○鄭曰壯健貌○鄭曰車攻我馬既同傳同齊也戎事齊力尚強也齊亦正也於車攻言齊於此言正義互足也

言逐出之而已顧炎武曰此詩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非晉陽之大原○胡渭曰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

也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鄭曰吉甫此時大將也陳曰猶言允文允武

憲法也釋詁文

古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音几飲御諸友音以炰甫包反鱉卑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音以

祉福也釋詁文○鄭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

御進也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馬曰韓弈箋炰鱉以火熟之也炰者無之假借無即㷭字之變體說文㷭烝也○胡曰箋謂加其珍美之饌大射儀羞庶羞注有炰鱉膾鯉古者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此詩所言即燕禮之庶羞

侯維也釋詁維侯也

張仲賢臣也古今人表作張中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釋訓文

使文武之臣征

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荀子曰使仁居守○陳啓源曰毛無親征之說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

興也芑菜也陸疏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陳曰傳引爾雅以證經新菑之義三歲曰畬亦

連而相及耳新田菑畝中得有芑菜之可采以喻國家人材養蓄之以待足用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孔曰蒙教被育士必勇武可用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陳曰天子三公出爲將率涖臨陳曰說文竦臨也涖竦聲近師衆釋詁文干扞試用也並釋言文○鄭曰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十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金鶚曰箋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小司徒注又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江慎修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此說得之車乘士卒經典有明文周官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雜也凡用兵選其強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是謂甲首左傳獲其甲首三百則車百乘也餘甲士七人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孫子注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

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方叔南征車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奭赤貌陳曰奭讀爲赫載驅簟茀朱鞹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是路車有赤飾也○鄭曰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鉤膺樊纓也何楷曰鉤即馬腹帶之飾帶必有鉤以拘之以金爲鉤施之於膺所謂鞶也○馬曰樊者鞶之假借鞶字从革蓋削革爲之所以懸纓形如鞶帶纓則毛牛尾爲之○鄭曰鞗革轡首垂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音祇錯衡音杭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杭

鄉所也馬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中鄉當指中田有廬言之傳訓鄉爲所亦以所爲尻也○鄭曰交龍爲旂龜蛇爲旐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說文引詩同段注大車轂長尺

五寸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三尺二寸之長一爲賢得六寸四分三爲軹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留以置輻也軝軹同音假借字取此尺九寸二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所謂約軝也

錯衡文衡也韓弈同○陳曰錯詁文者謂衡上束文朱鶴齡曰說文錯金涂也蓋車軛曰衡塗金於衡所以爲文商頌錯衡箋亦曰金飾

瑲瑲聲也孔曰八鸞之聲瑲瑲然

朱芾黃朱芾也孔曰斯干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陳曰傳嫌用天子服故云

皇猶煌煌也斯干箋同

瑲珩聲也陳曰經言珩故云瑲瑲珩聲

蔥蒼也陳曰聲轉義同

三命蔥珩玉藻文○孔曰三命以上皆蔥珩也○陳曰天子之上大夫九命諸侯之上大夫三命皆用蔥珩說文卿大夫蔥珩亦統天子諸侯之卿大夫而言之矣

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

言其強美斯劣矣孔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顧炎武曰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事

劣而文後矣○李光地曰觀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於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并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

鴥唯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待年反

戾至也釋詁文○鄭曰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伐擊也廣雅同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陳曰鉦卽大司馬之鐸鐲鐃說文鐲鉦也鐃小鉦也鐸大鈴也鈴令丁也韋注國語丁甯謂鉦也然則鉦其大名矣傳云動靜所以明習戰之節非進鼓退金之謂鞫告也陳曰十月之交告凶漢書告作鞫此古鞫告聲通之證淵淵鼓聲也陳曰言有顯德者方叔也允語詞淵讀爲鼘鼘故云鼓聲也入

曰振旅復長幼也釋天振旅闐闐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復卑也郭注闐闐羣行聲幼賤在前貴勇力尊老在前尊常法也○何楷曰治兵振旅皆古禮習戰之名舊說詠方叔南旋則鑾荆一章不應言於旋師後○王夫之曰說文引詩作嗔嗔云盛气也又闐闐盛皃也闐闐以形容羣行之盛非鼓聲也○陳曰莊八年公羊傳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祠者治之借字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又晉語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此行師習戰亦皆有治兵振旅並與詩言振旅同○昶按行軍習戰亦自有出入之節所謂振旅不專指班師旋歸也

蠢尺允反爾荆蠻陳據漢書通典文選注御覽訂作荆蠻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平聲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

蠢動也釋詁文荆蠻荆州之蠻也陳曰賈捐之傳引詩作荆蠻而釋之云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後漢書南蠻傳亦云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並謂荊蠻爲楚也大邦謂諸夏也元大也魯語元侯注大國之君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曲禮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鄭曰猶謀也○孔曰能光大其軍謀之道嘽嘽衆也廣雅同焞焞盛也陳曰韋玄成傳引詩作推推廣韻⿰車隹⿰車隹車盛貌並與焞同方叔率師南征荊蠻而因及玁狁者其時方叔爲上公折衝禦侮雖遣吉甫而帷幄主謀總在方叔運籌之內故守衛中國功必歸焉易林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據焦說飲御諸友中有方叔矣方叔未嘗北伐此爲得其實威猶畏也當夷厲之際楚漸大侵犯中國宣王中興既命方叔南征又徙封申伯於謝邑以禦南方其事皆在初年若宣王之末適當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啓辟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幽王荒廢荊叛不至平王東遷楚患尤甚戍申戍甫勞動京師漢陽諸姬蠶食殆盡迨至齊桓師召陵晉文戰城濮而楚稍縮衰然則南征荊蠻亦夏夷盛衰一轉捩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鄭曰東都王城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盧東反駕言徂東

攻堅釋詁攻善也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釋畜文○陳曰齊足釋經之同字宗廟戎事連言及之龐龐充實也陳曰強盛之意東雒邑也朱曰首章泛言將往東都也○陳曰成王作邑土中會諸侯於王城宣王中興復會於此駕言徂東言命駕而往會諸侯耳會有大射射有中禽又宣王實有大蒐之禮故詩中連言田獵

田車既好許九反四牡孔阜東有甫草比丑反駕言廵狩

甫大也韓詩作圃草云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鄭曰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水經注中牟縣圃田澤多麻黄草述征記云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陳曰墨子云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亦可見圃田之常獵也成周在王城東而圃田敖山又在成周東故成周有宣王之謝謝以講軍實者殆因此也○覣按圃田之稱亦取其地博大故傳釋其命名之義也

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昭八年穀梁傳艾蘭以為防○孔曰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曰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茇草止其中以教戰褐纏旃以為門孔曰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址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陳曰穀梁傳置旃以為轅門言立旃為門如設轅在兩旁也裘纏質以為槸陳曰槸讀為闑闑為門之中央所竪短木穀梁

以葛覆質以爲槷范注葛或爲褐毛言裘者所傳聞異質椹質侯中的也方二尺四邊以木爲榦今以椹質爲門中闑則闑當高二尺而復以裘纏其上也

閒容握孔曰兩軸頭去旃竿之閒各容一握握入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陳曰轂梁傳流旁握流行也謂車輪行也旁門旁也車行至門兩輪之軹去門旁一握

驅而入陳曰謂車也

轚則不得入陳曰轚疑輦之誤輦之離地庳不得過槸轂梁傳御輦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蹏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轂梁亦謂車入門而御輦者不入門也周禮言陳表之中車驟徒趨車馳徒走是其證徒旬徒也輦爲徒所御之車名輦不得入門而徒仍入門也釋文轚又作轚亦非蓋輦誤爲轚轚又誤轚

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曰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曰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

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孔曰發謂發矢射之也

天子發抗大綏諸

侯發抗小綏也陳曰抗舉也大綏大麾也巾車大麾以田也獻禽於其下孔曰必舉此綏爲表因獻禽於其下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下謂斃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斃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不同故戰不出頃鄭志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穀梁傳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說苑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古之道也孔曰此等似有成文未知所出○朱曰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音謷建旐設旄薄狩于敖

之子有司也孔曰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陳曰于苗往苗也夏獵曰苗釋天夏獵爲苗囂囂聲也說文囂聲也徐邈讀曰嗷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孔曰下云有聞無聲故知惟數

者爲有聲敖地名陳曰薄語詞敖本山名秦敖倉在山北晉士季帥七覆於敖前在山南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有敖山○呂曰宣王之往東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言諸侯來會也韓詩奕奕盛貌諸侯赤芾金舄陳曰諸侯與其卿大夫同服赤芾而制有異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形不同也諸侯會以火山卿大夫會以山文不同也

舄達履也孔曰達履履之最上達者也○胡曰達履猶盛履卽孟子達尊之達小爾雅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舄而金絇也絇者舄頭飾也晏子春秋云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是古人本有以金飾履之制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孔曰鄭注時見無常期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

別散則義通　繹陳也釋詁文○孔曰有陳於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朱曰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陳曰讀如重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決鉤弦也朱曰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　拾遂也朱曰拾以皮爲之着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陳曰鄉射大射並言說決拾袒決遂於袒則曰遂鄭注遂所以遂紘者也於說則曰拾鄭注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　佽利也說文引詩云便利也○孔曰射夫卽諸侯也○陳曰既同言已合耦也周禮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柴積也說文引詩作𢱭訓同○胡曰柴者骴之借字積與漬同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濊汚而死也公羊傳濊積也助我舉柴猶言助我田獵耳○朱曰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陳曰音阿不失其馳唐何反舍矢如破

言御者之良也鄭曰得舒疾之中○陳曰猗當作倚不倚無偏倚也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所謂御者之良也言習於射御法也王引之曰如破而破也舍矢如破與舍拔則獲同皆言其中之速也○朱曰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言不讙譁也孔曰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徒輦者釋訓徒御不驚徒輦者也○陳曰輦以人輓而不用馬驚故輦亦徒也說文輦輓車也輓引之也御御馬者孔曰徒既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也不警警也不盈盈也玉篇不詞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王制文○桓四年公穀傳幷同故自左膘音縹而射之達于右腢音愚爲上殺說文膘脅後髀

前肉也釋文腨謂肩前兩閒骨○孔曰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射右耳本次之鄭曰射當爲達○孔曰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不言左蒙上文可知射左髀達于右䯚音賢爲下殺釋文髀作脾云股外○陳曰公羊傳釋文髃一作肱說文肱牛百葉也从肉弦省聲髃即肱之異字面傷不獻之孔曰謂當面射○以下穀梁傳略同踐毛不獻孔曰翦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曰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孔曰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書大傳鄭注澤射宮也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書大傳凡祭取所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

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孔曰傳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朱曰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陳曰征行也言田獵畢而歸也東都賦所謂先驅後路屬車按節是也○鄭曰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祀按無讙譁形容其不擾民也有司于征且有此令聞則宣王誠哉其爲君子也大成也蓋其善聞愈遠矣○朱曰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孔曰天子一日萬機尚留意馬祖之神爲之祈禱是謹慎於微細也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陳曰昭三年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案此吉日爲出田之證

○祖按中二章云天子之所又云以燕天子皆所謂自盡以奉上也疏謂於經無所當非是

吉日維戊莫究反 既伯既禱丁丑反 田車既好許九反 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維戊順類乘牡也鄭曰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 伯馬祖也釋天既伯既禱馬祭也郭注伯祭馬祖也○周禮鄭注馬祖天駟也 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孔曰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陳曰禱卽周禮之禂牲說文禂禱牲馬祭也許以禱爲禱牲卽以禂牲爲馬祭足以申成傳意○鄭曰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音姚 獸之所同麀音憂 鹿麌麌愚甫反 漆沮七徐反 之從天子之所

外事以剛日曲禮文○陳曰出車傳出車就馬於牧地牧地在郊外故差馬爲外事也差擇也釋詁文○鄭曰同猶聚也鹿牝曰麀釋獸鹿牝鹿○說文麀牝鹿也麌麌衆多也說文引詩作噳噳云麋鹿羣口相聚皃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漢志漆水出扶風漆縣西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孔曰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劉瑾曰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狩東都此則西都也

瞻彼中原其祁渠支反孔有音以儦儦表驕反俟俟或羣或友音以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祁大也陳曰祁與頎同故訓大謂原野廣大也其地廣大物又甚有趨則儦儦說文儦行皃行則俟俟韓詩云趨曰駓駓行曰騃騃○說文騃馬行也又引詩作伾伾俟俟

獸三曰羣周語文二曰友陳曰說文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卽獸二爲友之義

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鄭曰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孔曰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騶虞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胡曰上章謂驅禽而納諸防此謂焚燒防中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殪壹發而死釋詁死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鄭曰豕牡曰豝○陳曰小豝言發大兕言殪互詞小豝微禽也大兕大禽也微者中大者制此射者之能事也饗禮天子之飲酒也鄭曰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朱曰御進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如今甜酒○呂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

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朱曰賦也○朱公遷曰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擇地三章獵四章獲禽可以共用也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詩毛氏學卷十七終

詩毛氏學十八

小雅三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鄭曰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〇錢澄之曰此詩當是遣使臣安集衆民既還而勞使臣之作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神與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古音古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杜注左傳同肅肅羽聲也蘇曰民人離散如鴻鴈之飛徒聞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鴻鴈知辟陰陽寒暑八字攟入箋語據正義述

傳訂正○鄭曰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侯伯
孔曰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
卿士也鄭曰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侯伯久不
述職王使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
焉○范處義曰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爲之子
亦此類○胡曰文十三年傳鄭伯享公于棐子家賦
鴻鴈注云詩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劬勞病苦也
行之苦此可爲之子指侯伯卿士之證
凱風
同
矜憐也陳曰矜憐疊韻爰語詞及猶汲汲老無
也言汲汲哀矜此鰥寡之人也
妻曰鰥王制鰥
作矜
偏喪曰寡○王制老而無夫者謂之寡
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上
惠下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
勞其究安宅
中澤澤中也鄭曰鴻鴈集于澤中猶民去
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一丈爲版

陳曰此橫言之也五　五版爲堵隱元年左疏引異義
版爲堵豎言之也　云周禮及左氏說一
丈爲版一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
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方苞曰之子于
垣率民以築而巡其功也如春秋傳所載華
元爲植蓋築者雖民而必以有司主其事　究窮也
釋言文○昶按窮者終也竟也言上
之人雖是病苦而終能安集康居之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

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說文引詩作嗷嗷云嗷衆口
愁也○陳曰襄十六年傳穆
叔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
無鳩乎杜注鳩集也傳云未得所安集者即本左傳
無鳩爲訓○昶按此敘使臣還朝述萬民之嗸
嗸以警在位之人而因來不知己者之誚讓也　宣示
也小爾雅同○昶按自陳勞來安集之事知者謂其
劬勞不知者以爲伐功趙充國言兵勢國之大事

當爲後世法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卽此意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照反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列女傳宣王嘗夜臥晏起姜后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君○陳曰箴戒也與常武序同

夜如何其音基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央且也　釋文且子徐反○馬曰且渠古通用史記雍渠孟子作癰疽韓非作雍鉏說文作雍雎可證未且猶未渠也故箋以未渠央申釋之渠通腒又作巨集韻巨央也又作遽魏都賦其夜未遽並字異義同說文央久也廣雅腒央也久也是其證　庭燎大燭也　鄭曰於庭設大燭○陳曰燕禮

何人執大燭於庭是也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孔曰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人聞其鸞聲將將然○姚舜牧曰夜未央未必有庭燎之設君子之至蓋像君心之不安寢夜方半而卽懷視朝之思爾

夜如何其夜未艾五蓋反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艾久也釋詁長也○孔曰艾取名於耆艾從幼至艾爲年久從昏至旦爲夜久未艾與未央其意同晣晣明也陳曰釋文晣又作晢洪範也明作晢晢是晢晢爲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陳曰與上章傳義互明將將亦徐行有節而噦噦亦鸞鑣聲也泮水傳噦噦言其聲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音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古音芹

煇光也鄭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陳曰言者語詞

庭燎三章章五句朱曰賦也○錢澄之曰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荒服者不至及懿王王室遂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不享終流於彘非宣王中興諸侯誰復以時來朝乎序謂因以箴者蓋欲王之勤政終始如一也後篇即繼以沔水則為諸侯不朝而憂亂之作詩人見之早矣

沔緜善反水規宣王也鄭曰規者正圓之器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近臣盡規

沔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音喜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音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滿以反

興也胡曰水知所向鳥知所止反興諸侯之莫肯念亂

沔水流滿也陳曰匏有苦葉

傳瀰深水也沔瀰聲義相近水猶有所朝宗鄭曰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邦人諸友謂諸侯也胡曰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此天子謂諸侯爲友之證兄弟同姓臣也孔曰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總責之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鄭曰女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胡曰潛夫論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至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謂公卿不肯憂國引詩之意與傳箋合○和按知有親即知有君知有君即當朝於京師傳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是以父母比君京師君所居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志彌反志

言放縱無所入也陳曰湯卽蕩之假借言無所定止也陳曰水之放縱鳥無定止與諸侯無道不來朝於京師

不蹟不循道也釋訓不蹟不道也○陳曰循字衍說文蹟迹之或字迹道也則起則行言諸侯之跋扈所謂不道也弭止也陳曰弭者所以解紛亦所以止亂說文㢴止也讀若沔弭與㢴通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曰率循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懲止也陳曰說文引詩作譌言懲艾也艾亦止也甯胡也言民造作僞言胡無有禁止也疾王不能察讒也韓詩云讒言緣閒而起○朱曰我友誠能以敬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顧鎮曰讒言之興始於訛言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但勗我友之敬而所以規王者切矣○王應麟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知矣殺其臣杜伯

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譏言其與可見矣○陳曰國語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又云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此詩言諸侯不念京師直以江漢朝宗起興當時大夫或亦因喪師以爲規諫歟沔水以下諸詩皆當三十二年以後之作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朱曰疑卒章脫兩句

鶴鳴誨宣王也鄭曰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皐音羔聲聞于野神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音託它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

興也陳啓源曰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而皐不及正意非古注則其旨茫無可測識矣

澤也韓詩九皐九折之澤○鄭曰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之九喻深遠也○李奇曰皐水邊

淤地言身隱而名著也鄭曰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荀子云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陳曰東方朔傳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論衡云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韓詩外傳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皆引此詩並與傳同良魚在淵小魚在渚孔曰不云大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胡曰言或在者是立賢無方之意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昶按死葉殞枝可以爲薪此言無棄材也錯石也說文引詩作厝云厲石也可以琢也陳曰厝爲攻玉之石因之攻玉亦曰厝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陳曰滯猶隱也用滯與身隱相應文六年傳出滯淹杜注拔賢能是也董仲舒云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琢玉以比治國

義與傳同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惡木也說文楮也○陸疏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其葉初生可以爲茹○利按穀對檀而言故謂之惡木然亦未嘗無用也攻錯也陳曰傳冡

上章立訓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勤衣父刺宣王也鄭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祈反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

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祈父予王之爪牙古音吾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曰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陳曰封圻卽邦畿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蓋六鄉不詳田制鄭注與六遂同六遂不詳軍制亦當與六鄉同六鄉六遂皆在邦畿二百里內三百里至五百里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邑不出兵甲其牛馬車輦亦半出焉司馬掌兵甲故爲王之爪牙斥司馬所以刺宣王也○陳漢章曰三百里至五百里有公邑與采邑錯處亦出兵甲陳疏未該

恤憂也杕杜同

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孔曰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周本紀宣王卽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爲敗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林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職廢○襄十六年傳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杜注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胡曰困學紀聞據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三年伐

大原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於千畝四十一年王征申戎此皆所謂羌戎爲敗者也兵興不已展轉憂困故曰轉予于恤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職雉反止

士事也陳曰謂職掌我王爪牙之事也厎至也釋詁止也○陳漢章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時民屢遠征故曰靡止又廢家出一人之法餘子畢出故云有母尸饔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誠也釋詁文尸陳也釋詁文孰食曰饔說文饔孰食也○呂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伐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謂汝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

豈無所自歟○昶按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其下卽引詩曰有母之尸雍然則此詩是無父之孤傷己之從軍而使母陳饔以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鄭曰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 陟立反 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昶按賢者乘白駒而去故想望白駒之來而維縶之不使其去也○陳曰總釋全章之旨補明序刺之義也 縶絆

陳曰縶馽同字說文馽絆馬也維繫也公羊注縶馬曰維○鄭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顏氏家訓云焉訓何訓安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藿猶苗也陳曰禾初生曰苗因之穀蔬初生皆曰苗場圃毓草木場有苗非禾也尗之少者曰藿因之凡草木之幼少者皆曰藿傳不謂藿爲尗猶不謂苗爲禾也夕猶朝也胡曰言其餘飼之美則藿與苗同言其款戀之誠則夕與朝同耳○禾按於焉嘉客言爲何處之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賁飾也序卦傳文○鄭曰願其來而得見之○陳曰賢者之來有車服之盛飾爾公邪

爾侯邪胡曰邪與也同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呂曰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閒地而無用之之期乎○祁按賢人以不見用而去今不咎王之不用賢爲公侯但祝望其來之爲公爲侯而又訝其何以不來也其言深婉而悲切慎誠也釋詁文○祁按賢人不反誠哉其優游然望其來故又曰勉爾遁思勉其勿遁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空大也韓詩作穹○陳曰爾雅穹大也空穹通用空谷承上章遁思句芻所以萎白駒音德音也言賢者德音如金如玉爾無以金玉之音而有遠遁之心此留賢以刺不留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黃鳥刺宣王也鄭曰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孔曰夫婦相棄是王之

失教故舉以刺之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兄弟謂昏姻嫁娶○胡曰兄弟蓋兼外親言之夫婦相棄則外親之不固可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鄭曰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程按詩人欲言己之將行而先託與黃鳥無集木啄粟意謂人去而鳥亦可高舉也無穀善也東門之枌甫田同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胡曰此言復我邦族與我行其野之復我邦家正同彼明言昏姻之故而與此詩相次則此詩亦自爲室家相棄而作毛鄭之說不可易矣易林黃鳥采蓤既嫁不答念我父母思復邦國焦氏正用毛

義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虛王反

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孔曰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

婦人有歸宗之義陳曰歸宗故婦人於母氏之黨不絕族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此謂既嫁而歸宗遭父喪與女子子在室同又不杖期節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注云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處居也殷其靁四牡同諸父猶諸兄也陳曰小宗四大宗一五宗之昆諸兄也五

宗之父諸父也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

黄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鄭曰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孔曰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爲嫁娶之數謂禮數也

我行其野神與反蔽芾方味反其樗勑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音姑

樗惡木也七月同○胡曰樗雖惡木尚可依以芘蔭況以昏姻之故豈不可就而居處而孰知其不我畜也

畜養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十九字攙入箋語據陳本訂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

畜言歸斯復

蓫惡菜也曾釗曰說文艸部苗蓨也从艸由聲竹部笛从竹由聲周禮作篴則从由从逐之字古文可相通齊民要術引陸疏云蓫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莖赤煑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下痢揚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蓫一名蓨據此則詩之蓫即爾雅之苗蓨滑而不美故毛以爲惡菜復反也爾雅作返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方墨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方二反亦祇音支以異

蓄惡菜也陳啓源曰爾雅有二蓄葉細而花赤者蓄蕢茅也葉大而花白復香者蓄蕢也此詩采蓄箋以爲蕢蓄陸疏亦同〇胡曰陸疏云荒歲可禦饑則知豐年人所不食故傳以爲惡菜新特外昏也胡曰特如柏舟之我特匹也外昏謂外來之昏姻匹配〇䙡按白虎通義云姻者婦人因

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維舊姻謂夫也詩
意婦人責夫不思舊室家得新志故也祇適也陳曰
論語引詩作誠成即誠之借字富猶賄也氐詩以我
賄遷○祁按異謂反常也爾之求新特若誠非利其其
財賄亦祇以性情反常愛憎用事耳論語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論語引詩以
證好惡之惑並非錯簡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
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
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
孫之衆多也○孔曰箋考成也釋詁文宣王承亂離
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寢築作
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以禮釁塗之其寢則王將
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
之謂成室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通浮反矣如松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矣許九反 無相猶矣

興也䄍按興者言澗之流行山之深遠羣材生焉如竹則苞矣如松則茂矣喻天下殷富也 秩

秩流行貌陳曰秩讀爲泆泆說文泆水所蕩泆也 干澗也陳曰干讀爲澗聘禮記皮馬相

間古文作干考槃澗韓詩亦作干 幽幽深遠也伐木傳幽深也 苞本也䄍按本謂

一本而叢生 猶道也釋詁文○䄍按猶與繇由同無相道言其與作合宜民富而後用之無可

譏議不須相道迪矣非不責善之謂舊解多誤兄弟謂九族之親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嗣也陳曰似讀與嗣同其字作似其義爲嗣此謂假借也○鄭曰妣先妣姜嫄也 西鄉

戶南鄉戶也孔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嚮北嚮戶○陳

曰遠承先妣近接先祖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也築室百堵上承宗廟下該路寢燕寢也○鄭曰爰於

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椓涉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于聲

約束也鄭曰約謂縮版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曰繩在版上歷歷然均橐橐用力也孔曰投土於版以杵椓築之○陳曰廣雅橐橐聲也緜築之登登傳亦云用力也橐登聲轉而義通皆謂以力擊之之聲芋大也胡曰芋與訏同方言訏芋並訓大○姚鼐曰宣王從儉宮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為大也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訖力反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

如人之跂竦翼爾嚴曰如論語翼如也之翼棘稜廉也韓詩作朸云隅也○

孔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蓋古有此名○馬曰室有廉隅如矢有稜廉也抑詩維德之隅傳隅廉也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

革翼也韓詩作䎘云翄也○鄭曰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朱曰其簷阿華采而軒翔

躋升也釋詁文○孫毓曰君子之所升處○祀按此章兼宗廟路寢言之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噦噦呼外反其冥君子攸寧

殖殖言平正也陳曰謂庭除平正殖殖然也小弁傳踧踧平易也踧殖一聲之轉

有覺言高大也孔曰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禮記注覺大也直也

正長也釋詁文○鄭曰噲噲猶快快也寬明之貌○蒼頡云噲亦快字

冥幼也釋詁文○馬曰噦噦猶昧昧狀其室之深邃大戴禮明孟也幽幼也孔廣森注孟長也明爲陽幽爲陰陽先陰後長幼之義據此是

古長幼有明幽之訓○胡曰周禮正內注正內路寢也儀禮適室注正寢之室也左傳少寢逸周書少室少卽幼也○祁按詩自言室有正室冥室傳第卽正冥二字訓釋其義以見正室長故陽明冥室幼故陰幽而噲噲噦噦不釋自明矣○鄭曰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宴息之時

下莞音官上簟音得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莫登反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彼禾反維虺許鬼反維蛇音陁馬曰說文莞草也可以爲席爾雅莞鼠莞郭注似龍須樊光引此詩是樊以莞爲鼠莞矣○陳曰載驅傳方文席曰簟說文簟竹席也莞簟皆安寢之席言善之應人也孔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據下夢吉夢故云善之應人○釋獸羆如熊黃白文郭注似熊而長頸高腳○陳曰吳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此虺蛇同類猶熊羆同類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朱曰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鄭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嚴曰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胡光反　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鄭曰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半珪曰璋陳曰周禮璋邸射鄭司農注射剡也爾雅邸本也是璋本剡出也說文剡上爲圭半圭爲璋案上者末也剡末爲圭則璋末不剡可知裳下之飾也左傳文璋臣之職也孔曰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爲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者王肅云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說文喤小兒聲詩曰其泣喤喤○鄭曰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宣王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朱曰言男子之生於

是室者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何楷曰此下二章皆因夢兆而預卜其將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音臥無非無儀音俄唯酒食是議魚賀反無父母遺罹音羅

鄭曰臥於地卑之也裼褓也陸曰小兒被為褓○陳曰裼褅假借字說文引詩作褅云緥也韓詩作褅褅即禮瓦紡塼也陳曰紡即絲紡塼所以持絲以瓦為之說文作紡專蓋古甎作專也說苑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加瓦塼女誡云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胡曰閒紡者絡絲以瓦塼為錘則閒廁而不亂廣韻䥶紡錘集韻䥶一曰紡甎婦人質無威儀也和按婦人尚飾若質則無威儀也禮容不備不可以事君子無非無儀言無有非議其無儀者閨門之內能肅敬也猶言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謂其威儀嫺習不可責數之也列女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

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無非無儀是有閨內之修也唯酒食是議是無境外之志也傳義與孟母之言合　罹憂也兎爰同○陳曰卽葛覃歸安父母之意也自來說者皆失之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孔曰牧事有成故言考牧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　爾牛來思其耳溼溼始立反

黃牛黑脣曰犉說文引詩同○鄭曰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言其多矣○郝按爾雅黑脣犉段注不言黃牛者牛以黃爲正色凡不言何色皆謂黃牛也據此是黃牛最多易亦屢言黃牛三十維物而犉之數再倍焉故特舉犉言之聚其角而息

濈濈然陳曰釋文濈亦作戢桑扈傳戢聚也鴛鴦囧傳戢其左翼言休息也是戢戢有聚息義咽而動其耳溼溼然釋文呞又作齝作齥○胡曰爾雅牛曰齝郭注食已復出嚼之凡獸之嚼物則頰車用力故耳爲之動溼溼亦和集之意蓋濈濈溼溼與螽斯略同彼傳云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古蟄溼同音釋名隰蟄也溼也意也說文㸚和也讀若溼是其證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音陀或寢或訛玉篇引作吪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多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三十維物微律反爾牲則具其候反

訛動也陳曰當作吪免爰傳吪動也韓詩作譌云覺也字異意同○鄭曰美其無所驚畏也何揭也侯人同○許謙曰揭擔也蓑所以備雨陳曰蓑即衰之俗說文衣部衰草雨衣秦謂之草艸部草雨衣一曰衰衣笠所以禦暑都人士同○鄭曰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

異毛色者三十也陳曰穆天子傳收皮効物郭注物謂毛色也○鄭曰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冰反不騫起虔反不崩麾毁皮反之以肱古弘反畢來既升鄭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蠃曰薪細曰蒸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陳曰矜兢雙聲說文兄部兢讀若矜左傳引詩戰戰兢兢亦作矜矜是矜兢同也烈文傳兢彊也說文兢彊語也兢兢雙聲傳言彊即不騫不崩之謂騫虧也馬曰說文騫馬腹墊也蓋騫本馬腹墊陷之稱引伸通爲虧損之稱故閔損字子騫鼂錯傳外無騫汚之名師古注騫損也說文虧气損也崩羣疾也陳曰齊民要術云羊有疥閑別之不別相染汚或能合羣致死與傳羣疾之訓合肱臂也陳曰說文厷臂上也或作肱臂手上也手以上臂以上皆謂之肱升升入牢

也陳曰古登升通用升入牢者君子于役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是其義也○鄭曰此言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溱側巾反

胡曰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衆維魚猶言多有魚也旐維旟則謂旐與旟陰陽和則魚衆多矣陳曰漢食貨志蕭望之奏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物盡然此與詩義合溱溱衆也陳曰閟宮傳增增衆也溱增聲轉而義同若溱洧或作潧洧矣潛夫論作蓁蓁旐旟所以聚衆也漢藝文志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顏注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旟旐則爲多盛之象

無羊四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詩毛氏學十八終